



寶顏堂訂正經外雜鈔卷之二

華亭仲醇陳繼儒

續水

翰伯黃中錫同校  
茂仲黃卯錫

經



經外雜鈔卷之二

一

此先天環中圖中央之外第三規玄黃色相交者也易大傳曰四象生八卦邵子曰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又曰四分爲八又曰四象生八卦之類又曰四象交而成八卦又曰三變而八卦成矣又曰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

今知眉州任侯直翁易心學中錄出太極兩儀之說惟朱文公初畫爲儀再畫爲象之說足以一洗傳注之陋然其爲圖每一畫必分而爲二而後更加一畫此圖自中而生逐一而分爲陰陽而八卦具比朱圖似徑便然文公原畫之贊則此圖猶未及之也若夫玄衣黃裳之說其寓言哉

說文攷詞也從矢引省𣪠矢者取詞之初所之

經外雜鈔卷二

二

李陽冰云蒼頡作字無形象者則取音以爲之訓矢引則爲矧其類往往而有之矣字是也臣錯以爲周禮六書無形象者莫過𣪠字則取法於耳又爾字則取象氣散皆有以象之不爾則會意亦虛象也今言矢引爲矧在左右皆音六書所未聞六書之中欲附何處若有全以音爲字則是七書不得言六書此淺俗之甚

學者之事固有僮而集之白首而不知其自

者亦不可以細故末節而忽之也。字書之始作也。有其字而無音切。許叔重之說文。鄭康成之經訓。皆云讀如某字之字。是後漢時無音訓也。杜元凱解春秋傳僖七年音如審。成二年音近烟。王輔嗣注易。遯卦音臧否之否。并卦音舉上之上。雖以如近言之。又大過音相過之過。然已指名爲音矣。是音字起於晉魏之間也。沈休文顧野王以來始有反切。見之於書。不知二子所著耶。或後人加之也。至陸氏經典釋文。孫愔唐韻。則反切詳矣。見谿羣疑知徹端透唇齒清濁。纖悉必計。世莫不用之。然亦莫或知之也。楚金辨少温之誤是矣。若更指陳兩漢以前無反切之義。則少温之說不攻而自破矣。或云反切之學來自胡僧。因釋經而流行。不知是否。然亦有一驗。今西羌之人。忽劣平爲靴箬。陞爲科。玃堯爲鈎。

突變爲團窟籠爲孔南蠻之人以不闌爲斑  
不乃爲擺之類不可勝舉深山窮谷之中遞  
遞相承久而不改則反切之自來亦遠矣少  
温之疎亦可自警

後漢無音有音在魏晉間  
沈休文顧野王始有反切

陸釋孫韻  
反切方詳

王嘉傳哀帝欲封董賢王嘉與賈延上封事宜  
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  
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答

經外雜鈔卷二

四

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  
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  
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上感其言而止愚按  
此言雖務爲婉順以翼易從而導人主以分  
謗遂非反不若哀帝之聞言而止

馬融徵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  
奏李固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  
羞梁冀誡奏李固馬融爲章草吳祐謂融曰

李公卽誅公何面目見人乎愚按融忤鄧氏  
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後又忤梁冀免官髡  
徙朔方朔方何其壯也傳謂居宇器服多存  
侈飾前施絳帳後列女樂然則喪身失節其  
基於此乎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  
使可賤如卿等當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  
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然  
則士至於貴滿而不可復賤則凡可以全軀

經外雜鈔卷二

五

保祿者無不爲也范蔚宗論融曰事苦則矜  
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  
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與愚  
意相近而不同左傳隨會能賤而有恥風俗  
之所由來非一日也或覩其壞而欲齊諸其  
內禁諸其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繁至未  
如之何則浸而歸於苟且翫歲月習揜著便  
文飾說以規責偷譽謂理不過如是其視書

傳所記治古之俗若必不可復至以爲未必  
然者有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庠序之教抑申  
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  
道不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遼  
視古俗自倍於聖賢哉物之所蔽說之所迷  
欲之所制意之所羈獨不可研極考竟圖所  
以去之而顧安之乎取士之科久渝古制馴  
致其弊于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之然不  
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  
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既有證  
矣是固制時御俗者之責爲士而託焉以自  
恕安在其爲士矣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  
之訓炳如日星傳注益繁論說益多無能發  
揮而祇以爲蔽家藏其秩人誦其言而所汲  
汲者顧非其事父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期

鄉實背而馳焉而舉世不以爲非顧以爲常  
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  
就矣退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  
而有以自達使千載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  
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聖君所願得而爲士者  
所當然乎何所悼懼何所維繫而顧不擇所  
安次所鄉哉福唐陳君顯公之爲貴溪視前  
政則優焉視比縣則優焉民言士論固已胥  
輯而陳君自視欣然鄉學問道之誠如恐不  
及此其所以爲民師帥者大矣縣學久不葺  
於是撤講堂直舍而新之祠屋士廬門廡庖  
湊繕治加壯創表其坊扁曰申義遣學職事  
致書請記於余陳君所鄉明著如此斯邑之  
士可不自拔於流俗而勉所以達者以無負  
陳君之意哉



唐丕遠字子猷登進士第崇寧五年除右正言  
乞謹天戒上曰龍驤豈能當天變丕遠皇恐  
未諭上曰廐馬也一夕無疾而斃或者便爲  
星拂之致應天止如是耶丕遠對此語欺甚  
不知陛下何從得之上作色曰京丕遠對京  
大臣宜省愆引慝如此奏對大非昌言諫官  
陳瓘嘗劾京愚弄朝廷信有之也陛下知歸  
過於已天下幸甚上曰此語非欺則佞佞人

經外雜鈔卷二

八

殆丕遠對佞恐不足以盡京之過再進劄子  
乞罷修造及止絕諸司浮費并非泛賜予及  
論當十錢與令學者讀史切中時病除左正  
言論家安國不合獻移尚書省議上曰郎曹  
豈當容此人不遠對外人言京待欲作宅第  
上曰庸有此京欲崇麗移之耳外人不知也  
只兩月前鄭居中朱諤來留京要得賜第又  
爲京足疾乘騎難乞就近處踏逐朝廷亦未

有指揮近處無以易省中居中莫意有所在  
否不遠對外議謂陛下已許之矣上曰無但  
居中近亦來乞賜京第亦只欲得近便處且  
云以彗而罷京爲非若不還京相天將動威  
當復有大雷電之恐此語殆劫持朕翼其請  
之必從不遠對居中人謂京腹心陛下何以  
語之上曰朕與他道星譴未久黜京以代朕  
責也銷災弭變尚未知所出遽復京相天下

謂何若要賜第却待商量不遠對觀此則昨  
來移省之請不無使之者皆人所不敢及者  
後卒爲惡直者所逐晚年優游鄉里人所推  
敬汪端明爲狀元歸見公乞言與之語有宜  
退不宜進宜貧不宜富宜怯不宜勇之說有  
味其言也子堯謨堯可堯可知華亭縣有嚴  
後知房州

淮南王安生子迂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爲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脩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按此漢后妃乃有再適者

曾文清之子仲躬逮嘗從震澤王蘋信伯仲躬問親師友之道信伯云師不專在傳授友不專在講習於精神氣貌間自有相激發處是

善親師友者

上饒志周憲字可則云

經外雜鈔卷二

十

伍被傳蓼太子注文穎曰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亦猶漢之栗太子也

溫公之子名康其兄太常少卿字昭遠子二人曰雍曰應案康當作彥雍當作雝應當作應則三字皆無一點在上也駕部之子字周卿之子曰齊曰庭曰廣曰房庭廣从广而齊當作房當作房亦無一字此見於二誌然也

後又爲兄子十四人通作字說乃京亮稟元

育良富齊方襲袞章奕裔大抵不盡合

袁盎兄子種爲常侍騎謂盎曰吳王驕日久

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愚曰絲下又一再稱

按子思字其祖儀禮皆叙祖古人稱字者尊之卑者字尊當然之禮也

晁厝傳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劉仲馮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爲矢故可射疏及遠也然戟有鉤又不可射又李陵傳

經外雜鈔卷二

十一

連弩貢父曰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二劉近世人乃言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爲矢及合蟬云云此制不惟未見亦未嘗

聞有此

韓退之貶陽山令遇順宗卽位恩赦以叔文之

黨尚熾不得放還其寄三學士詩云前日遇

恩赦私心喜還憂果然又羈繫不得供勸擾

又憶昨行云任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

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羽窟無底幽黃能眼  
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大抵小人  
再政必不肯以恩赦放逐客懼恩不已歸也  
商鞅凌轢公族傷殘百姓趙良曰君之出也後  
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秉持矛而操關  
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君之  
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寵秦政畜百姓之怨

云

六

經外雜鈔卷二

七

柳子厚送詩人廖有方序交州多南金珠璣璠  
瑁象犀其產多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  
恠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于  
人又小石城山記亦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  
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歐公金  
雞詩亦曰蠻荆鮮人秀厥美爲物怪

禰衡鸚鵡賦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鮑  
明遠舞鶴賦厭江梅而游澤掩雲羅而見羈

歐公金雞詩豈知文章累遂使網羅挂黃太

史蒼惇夫詩後生翫文采照影若孔翠

集作後生

文苑

陸宣公曰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若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久矣以反道爲權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殞身伊川云秦漢以來不識權字按此則陸宣公亦識此義

漢張安世傳上追思張賀欲封其冢爲恩德侯經外雜錄卷二

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安世深

辭賀封遂下詔置守冢三十家明年復下

詔賜賀謚曰陽都哀侯建武九年追爵陰貴

人父

燕刺王傳詐言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脩武備之非常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爲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爲備也

齊懷王閔傳元狩六年廟立爲齊王師古曰於

廟受策也

楊子雲曰後世復有楊子雲必知玄蘇孺文曰

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酒者私恩也韓文公

誌李虛中云將疾謂其友韓愈退之曰王敦

自謂王處仲

王戎傳後

古人呼字最重如孔子之

字人皆稱之雖門人與其孫子思及孟子以

後至于今呼仲尼未有自呼其字者自呼昉

見乎此又匡衡傳注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

經外雜錄卷二

鼎衡字也

古

東方朔傳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顏注郎堂

下周室愚按郎官之稱恐以此漢子弟多是

父任爲三署郎後世子弟呼幾郎者疑亦以

此不然未知所取之義

東漢公孫瓚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

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

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

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案此病自王蔡秦史以來多有之

景祐中賈文元言諸道州有合避親三等舉人乞詔漕臣彙聚更命官較試十取三焉今運司貢士昉於此記得唐人有別頭試

洪範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 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

經外雜錄卷二

五

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 治宮室飾臺榭內淫寵犯顏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 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旣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



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  
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 簡

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  
曰水北方終滅萬物者也其於人道終而形  
滅精神放越聖人爲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  
祀以終孝道 右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治

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

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或作傳以洪範與

經外雜鈔卷二

六

仲舒錯錯互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

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摭仲舒

別向歆傳載睦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

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

著于篇按此其說亦不可廢故記于此以俟

撫討

通鑑宋文帝十七年上以司徒義康嫌隙已著

將成禍亂誅其黨劉湛等出義康鎮豫章殷

王介甫千枝孫嶧陽萬本母淇與孫枝取杜子  
美賦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此未害如  
母淇與稍牽強李注云世俗謂慈竹爲子母

竹

爾雅科斗一名活東 異苑龜字元緒桑字子

明

蔡卞本末詳見介甫示元度詩注 哀公四年

爲一昔之期主夜結期也

經外雜鈔卷二

六

嘗謂屈原自投汨羅此乃祖來傳襲之誤往過  
秭歸謁清烈廟嘗題詩辨正一事漫附于此  
穢舟石門步敬欵三閭祠三閭楚同姓竭節  
扶顛危雖抱流放苦愛君終不衰烏乎義之  
盡永世垂忠規子胥固激烈籍館鞭王尸於  
吳實貔虎於楚乃梟鴟大夫視國賊割刃理  
則宜詎忍形詠嘆黼藻巖彰施陋儒暗倫紀  
解釋紛乖離奢尚置弗稱翻以胥爲詞捨順

而取逆無寧汨民彝高賢動作則於此渠不  
思回風惜往日音韻何凄其追弔屬後來文  
類玉与差愚竊懷此久聊扶千載疑玄猿爲  
我吟青兕爲我悲徘徊廟門晚寒日下中坻  
按于胥挾吳敗楚幾墟其國三閭同姓之卿  
義篤君親决不稱胥以自況也離騷泛論太  
康五子孟堅未見尚書全文指爲伍胥士固  
哂之九章涉江言賢不必用兮忠不必以五

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此正引奢尚而言王逸  
陋儒顧以爲胥又繆矣悲回風章云吳信讒  
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吳之憂楚之喜也  
置先生之積怨深怒而憂伍離之憂原豈爲  
此哉又言遂自忍而沉流遂已然之詞原安  
得先沉流而後爲文此足明後人哀原而弔  
之之作無疑也且世傳原沉流始與稱太白  
捉月無異蓋平懷沙旣作之後文詞尚多豈

真絕筆於此哉。所言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漁父章句所載吾寧葬江魚之腹中。此亦乘桴浮海之意。孔子豈遂入海不返。太白亦何嘗有捉月事乎。

右王介甫間呂望之解舟詩。李李章注漫

記

前漢地理志。魯地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

氏庠序。衰壞地狹。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

經外雜錄卷二

二十

澤之饒。俗儉。蓄愛財。趨商賈。好貲。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他俗。按此時去聖人之世未遠。魯之壞已若此。

吳中書令賀劭曰。比年以來。朝列紛雜。真僞相質。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議變濁。忠臣結舌。按反理詭道。蓋君子小人陰陽之性相反。如君子好遯。小人否。小人用壯。

君子罔

胡明仲評諸葛亮

當此之時蜀喪元帥慘戚

而歸魏師歡欣奏凱旅一榮一悴存亡關  
焉時運不留世代遷改向之成敗利鈍皆爲  
陳迹而青史所載赫赫若前日事孔明忠義  
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惟反覆叅攷使  
人慙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  
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羯奴猶羞而不取  
然則猶夸奪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

經外雜鈔卷二

三

知今古一心理無間斷、又評唐太宗功業  
者應時而造時運旣往特陳迹耳而行事是  
非出於人心有不可泯沒者後世將於是焉  
以爲師資可不辨乎 揚再思薨再思貴爲  
宰相一善無聞而有兩足狐之號、自無知  
者觀之必以謂賢於張柬之崔元暉之徒矣  
彼其自處亦必曰白璧不可爲吾寧以偷合  
而全身也嗚呼天地久遠人以一身生死其

間何翅白駒之過隙君子所以異乎小人者  
勉勉於爲善不與草木俱腐耳使東之元暉  
之徒無善可稱而又罹冤橫是誠再思之不  
若也、故君子不較榮辱成敗於一日以千  
載自期而已矣 高駢被囚君子之事其心  
不以一物自累衣服飲食不得則不生猶直  
寄焉餘可知矣虛明正靜可以監天地照萬  
物何往而不裕此等語皆有益世教

紹三三  
錄出

經外雜鈔卷二

三

又李林甫  
一節在後

兩龔傳龔勝曰竊見國家徵鑿常爲駕徵賢者  
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耶詔爲駕漢時招  
賢已乘私車

韓福歸詔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  
馬邴漢龔勝歸亦詔行道舍宿歲時羊酒未  
衾皆如韓福故事師古曰於傳舍上若今官  
人行道過驛也按此非有詔不舍宿

龔勝戒子孫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按此

漢時墓有祠堂龔可謂慮遠

夏侯勝從父子建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名建

又曰同產弟子賞為梁內史

元次山有心規云元子病游世歸于商餘山中

以酒自肆

云

歌曰元子樂矣我鼻我目我

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

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曰勸君

經外雜鈔卷二

三

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

云

此司馬公耳目

口鼻皆為我有之意

方中張湯傳孟康曰陵上土作方師古曰古謂

掘地為阬曰方趙廣漢傳漢作平陵方上

李林甫身未及寒剖棺抉口夷諸庶人以葬十

九年所積悖入之貨還歸於官子孫竄流親

黨披敗前日之威勢富貴一旦如飛煙浮塵

不可搏玩未用遠引前古與之同朝者裴耀

卿張九齡嚴挺之盧絢諸人生榮死哀曾無此患而國忠終不監戒隨以族滅

蕭望之傳鄭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

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脆急也又下文朋曰

我關東人

今按上文云會稽鄭朋又有歸延陵等語此疑非也

唐中宗贊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於凶者有矣為惡者

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矣而小

經外雜鈔卷二

言

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者未必福為惡者未必禍也

張翰字季鷹齊王罔辟為大司馬東曹掾罔時

執權翰謂同郡顧榮語欲求去勞執其手愴

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

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

云罔

敗人謂見幾此與淵明歸去來意同非謂督

郵



公孫瓚兵屢敗。掘塹築京。以鐵爲門。積穀三百萬斛。曰：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董卓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曰：事成可以雄據天下。不成亦足以老。

溫公曰：古之所謂文。

云

今之文乃古之辭。

案經傳中未有以辭爲文者。

孟東野哭盧殷詩有文死更香。又曰：無文生亦

腥。

經外雜鈔卷二

三

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象。

蔡邕傳三互法。

注

謂昏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

交互爲官。讞承旨曰：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

鉅鹿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

邕傳又云：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

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疏廢。又云：迎五帝於

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養

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吏卒小污屢生忌故注解除謂謝過也小污謂病及死也愚按靈帝時人主親迎氣親祠祀之禮猶未盡廢有故不出猶有解除謝過之文雖亦末世弊典猶以不親祭爲過而謝之也

邕以季文質得罪上書皆稱父子

經外雜鈔卷二

三六

王介甫宰詒詩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詒不愁宮裏有西施李泰伯詩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有六人程正叔云管仲時威公之心未蠹也若已蠹雖管仲奈何未有心蠹尚能用管仲之理程說知本王李何其謬也

介甫讀蜀志詩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後兩徒勞無人語與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李

季章注

云

其實興復之義天理人心之所

同不可以紛爭言

又賦韓子云力去陳言誇未俗可憐無補費精神此退之荅李翱書也恐陳言務去王介甫誤說古人一言一句欲其自得不與人共機杼

鮑宣傳

云

今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

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

經外雜鈔卷二

五

飢渴者臣未見也此病今有之

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閤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

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以爲文也以爲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

懼再拜

韓文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

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

經外雜鈔卷二

三

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暵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自國哀以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

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京令廷詬之陵轍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

經外雜鈔卷二

元

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

免

順宗實錄

右韓文公上李實書極其稱譽至順宗實錄亦公所作也而抵排之詞乃如此韓公每是有求於人其詞輒卑諂不可據

契丹傳世至天祚歷八百餘歲女真以小國事之天祚不道凌轍女真女真滋不堪乃治兵

選將以攄其憤一舉而得契丹地八百里兵益強糧益豐士氣益振建號大金焉尚以契丹與中國和約久慮其借援於我也始遣使通好獻燕雲之地圖共舉契丹朝廷可之宣和六年除尚書左丞王安中帥燕山以降將郭藥師副之七年冬十二月藥師叛燕陷大金遣兵趨京師明年靖元春正月傳城下秋九月太原破又明年建元河東河北陷又明

經外雜鈔卷二

三十一

年京東西雍秦鄜延破又明年淮南破又明年四秋九月我師敗績于富平吳越江東西湖南北破熙河涇原陷又明年紹興元環慶陷鎮

西軍節度使陝西諸路并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吳公據和尚原護川口紹興三年春金賊都統偽皇弟郎君及渾女郎君折合董馬五太師耿太師率女真契丹漢兒諸路偽官叛兵數萬寇金商州犯洋州公分布將兵饒

風嶺蟬溪分水嶺數路備戰賊數項來奔衝  
公告諭將士戮力迎敵交戰數十陣大勝捷  
今年春金賊四太子又與皇弟郎君領千戶  
萬戶酋首率大軍十餘萬來仙人關殺金平  
右保蜀碑

此文不知誰作知張大吳氏功而形中國無人甚矣

建安十八年先主進軍圍雒縣龐統爲流矢所  
中卒先主言則流涕

龐德公以孔明爲臥龍以士元爲鳳雛則士元  
經外雜鈔卷二

三

之齒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  
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尚未三十  
也豈不惜哉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漢中  
是歲關羽卒明年黃忠法正卒又明年張飛  
卒又明年馬超馬良卒基業未就而一時功  
臣相繼淪謝如有物奪之者明年後主踐祚  
而舊人獨有孔明趙雲後七年雲卒又五年  
孔明卒而勳舊於是乎盡正卒時四十五超

四十七。良三十五。其餘不著其年。飛傳稱少與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則飛卒時年纔五十許。霍峻年四十。此數傑者皆以高才早世。而譙周至七十餘而終。天不祚漢明矣。

右唐子西曾國文錄出

三國雜事之卒章

端平三年

八日發金陵後看素問節錄大意

黃帝岐伯問對雷公內經秦和述六氣之論

經外雜鈔卷二

三十三

厥後越人演而述難經西漢倉公傳其舊學

東漢張仲景撰其遺緒吾皇甫謐刺而爲甲

乙隋楊上善纂而爲太素時則有全元起者

始爲之訓解缺第七卷迄唐寶應中太僕王

冰篤好之大爲次註嘉祐中命林億等搜訪

是正十正

又採漢唐書錄古鑿經之存

於世者

家增注義二千餘條

右素問

林億



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共

十八卷即內經也玉冰所注者又素問外九卷東

漢張仲景西晉王叔和脉經各九卷皇甫士

安鍼經九卷楊玄操云黃帝內經二帙帙各

九卷隋書經籍志謂之九靈王冰名為靈樞

右王冰序注

上古聖人云云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

病安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

經外雜鈔卷二

勞而不倦

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注云陽氣

根於陰陰氣根於陽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

則陰無以化全陰則陽氣不極全陽則陰氣

不窮

精則養神柔則養筋

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注陰陽應象大論

曰風氣通於肝也風薄則熱起熱盛則水乾

水乾則腎氣不營故精乃無也

春養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

云云

逆謂反

行秋令夏養生逆之則傷心秋為痲瘧奉收

者少

注謂反冬至重病秋養收逆之則傷肺

冬為飧泄奉藏者少

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

注謂行

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為洞泄夏傷於暑秋為

痲瘧秋傷於濕上逆而欬發為痿厥冬傷於

經外雜鈔卷二

三五

寒春必温病 又春傷於風夏生飧泄

風者百病之起也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

苛毒弗之能害

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

氣門乃閉

氣門謂玄府所以發泄經味營衛之氣

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為陽內為陰言人身之陰

陽則背為陽腹為陰言藏府中則藏陰府陽

五神藏故背為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為陽陽

中之陰肺也腹為陰陰中之陰腎也腹為陰

陰中之陽肝也腹為陰陰中之至陰脾也注心

為壯藏位處上焦以陽居陽 肺為牝藏上焦以陰居陽 腎為牝藏下焦 肝為牝藏中焦

居陰故為陰中之至陰

陽化氣陰成形云寒氣生濁熱氣生清言正氣也

清氣在下則生飧泄熱在下 穀不化濁氣在上則生

臃脹寒在下氣不散以 陰靜而陽躁也

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

經外雜鈔卷二

三五

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味歸形形歸氣

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氣化則精生 味和則形長

故云化生精氣生形味傷形氣傷精過其節也

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壯火 氣生

故云云少火滋氣故云云以壯火食氣故氣 得壯火則耗散以少火益氣故氣得少火則 生長人之陽

氣壯少亦然

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在

地為木在體為筋在藏為肝在志為怒 南

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在  
地為火在體為脉在藏為心在志為喜 中

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在  
地為土在體為肉在藏為脾在志為思 西

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  
毛在地為金在體為皮毛在藏為肺在志為

憂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  
骨髓骨髓在地為水在體為骨在藏為腎在

經外雜鈔卷二

三七

竅為耳在志為恐 道經義曰神處心神守則  
血氣流通 意託脾意寧

則智無散越 鬼在肺鬼安則德脩壽延  
金匱真言論云開竅於二陰 楊上善以心

寄竅於耳故 與此不同

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

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 靈樞經曰人  
年四十腠理

始疏榮 華稍落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六十 云云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

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

手足不如右強也云東方陽也陽者其精

并於上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

足不便也西方陰也陰者其精并於下下

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故

俱感於邪其在上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

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

注道經義曰寃居肝寃靜則至道不亂神處心

並見云意託脾云 鬼在肺云 志藏腎志營

經外雜鈔卷二

三

則骨髓滿實此未知道義經誰為之姑錄出

陽之汗以天地之兩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

風名之

善治者治皮毛止於其次治肌膚救其其次治

筋脉攻其其次治六府治其其次治五藏治

五藏者半死半生也治其已成神農曰病故

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感則

害於六府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脉

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天眞論曰

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寫

二陽之病注二陽謂陽明大腸及胃之脉也云云

夫腸胃發病心脾受之心受之則血不流脾受之則味不化血不流故女子不月味不化則男子少精

黃帝問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九制

會校正云詳下文地以九九制會

經外雜鈔卷二

三元

人有大谷十二分小谿三百五十三名少十二

俞注大經所會謂之大谷十二分者謂十二

經脉之部分也小絡所會謂之小谿

後漢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

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

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

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

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

失其略論曰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

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

缺焉云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

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

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

也云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

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

經外雜鈔卷二

甲

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

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云若序

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

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

者蓋不暇也

遷之論序道蓋有激而云至於字相如而

不字蕭曹陳董愚固疑之文帝後有字者

多惟賈生不字亦是未安

靜思屈原沉遠憶賈誼貶椒蘭爭妬忌絳灌共  
讒語

右韓文公陪杜侍御游湘西寺所謂椒蘭  
妬忌者謂楚懷王之弟司馬子蘭楚大夫  
子椒王逸固有此意今韓公又言之而朱  
文公不以爲然

天慶觀乳泉賦

蘇軾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者其穉  
經外雜鈔卷二

聖

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  
始也意水之在人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  
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  
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  
能來而鹹者一出不復反此陰陽之理也吾何  
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  
者爲汗爲涕爲淚爲血爲溲爲涎爲沫此數者  
皆水之去人而外驚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



不能返。故鹹者七，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華池之真液，下涌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而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豎之泉，皆天

經外雜鈔卷二

里

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槁而不能淡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邾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湮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不窮。吾嘗中夜而起，挈瓶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之我同吸者。

未動夜氣，方歸，鏘瓊珮之落谷，澗玉池之生肥。吾三噉而過，反懼守神之詞，譏却五味，以謝六塵。屈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以何依。助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

寶顏堂訂正經外雜鈔卷之二

終

